

# 众声喧哗中失语的凯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女性失语

刘雪媛

东北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819；

**摘要：**《喧哗与骚动》以南方淑女凯蒂的堕落实为叙述中心，通过三个儿子的内心独白及黑人女佣迪尔西的全能视角，讲述了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在叙事方面，福克纳采用了极不传统的手法，例如，作为叙述中心的凯蒂没有亲自出场叙述故事，因此读者对于凯蒂的认知完全来自他人的讲述。福克纳采用的这种叙事手法——让故事的核心人物凯蒂在叙事中完全缺席——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女性的“失语”。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解读福克纳笔下的凯蒂失语的原因及其深刻含义。

**关键词：**失语；《喧哗与骚动》；南方淑女；女性主义

**DOI：**10.64216/3080-1516.25.04.043

## 引言

对于凯蒂没有自己的一章这一设定，福克纳的解释是：她太美丽、太动人，不能降低她来亲自讲故事。（吴彬 24）然而，作品中多处暗示：凯蒂身处父权社会及男性权力至上的语境中。因此，凯蒂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却在众声喧哗中沉默不语。这或许是福克纳的暗示——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在现有的以男性为主的语境中被剥夺了话语权，丧失了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凯蒂在家庭中确实处于被打压和排挤的地位，其话语权力确实是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视的。围绕着凯蒂的失语，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旨在探究凯蒂失语/话语权丧失的原因，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 1 凯蒂失语/话语权丧失的原因

造成女性在历史和文学史中沉默与缺席的原因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霸权与父权体制的压迫。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菲勒斯”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所以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男权中心主义。它认为男性优于女性，更广义的解释为，男性对人类所有事物都具有合法的、通用的参照意义。（徐颖果 79）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其次，将女性客体化。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

女性的创造力，避免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

法国女性主义者深受其影响。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被迫保持沉默。（朱立元 135）提及《喧哗与骚动》中凯蒂的失语，其根源性原因很可能是男性权力占据中心地位。这种明显不平衡的权力分配，很轻易地造成了女性被遗漏、被打压、被边缘化的现状。

父权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分工确立了男性对于主流话语的掌控地位。历史和文学史编纂者或撰写者通常都是男性，这就赋予了他们权力来弱化甚至遗漏女性所书写的历史。女性不仅被父权制赶下了“创造历史”的舞台，而且，即使女性曾经创造过历史，它也被男性历史撰写者或男性历史学家故意掩盖了，从而导致女性一直游离于父权文化的边缘，“被隐形”、“被消失”在史书之外。而这种“被边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女性和女作家的沉默与缺席，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父权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分工不仅限制了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还将其活动空间严格控制在狭小的家庭之内。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各个方面被频繁打压，致使其话语权丧失。细读《喧哗与骚动》，不难发现：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男性都能限制凯蒂的行动自由，包括有严重智力障碍的班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康普生太太——和凯蒂身处同样境况的一位南方淑女——也对凯

蒂施加了一定的压迫。

班吉和凯蒂亲密无间,尽管班吉有着严重的智力问题(班吉33岁的时候,智力和三岁的儿童差不多),但是每当凯蒂做出所谓的叛逆行为,比如和男友约会,比如婚前失贞,班吉竟然都能够通过凯蒂“消失了的树的香气”来感知到。凯蒂和男朋友Charlie约会被班吉发现,班吉大哭。为了让班吉不再哭,凯蒂甩下了男朋友,甚至用香皂洗自己的嘴;凯蒂委身于艾密斯那一天,班吉又一次捕捉到了姐姐身上的变化,他又大哭,将凯蒂推进浴室去,想要冲洗掉她的不贞。

尽管班吉和凯蒂之间珍贵的姐弟情不可忽视,但是在这些被描述出来的细节里,暗含着的是——班吉这个男性,在以自己的方式规训凯蒂。对于班吉来说,凯蒂的任何会让她失去贞洁的行为,都会让班吉不安焦虑,于是每到这个时候班吉就采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让凯蒂心软。在一次次心软中,凯蒂不断让渡自己的权力,逐渐走向了失语。(胡全生50)

为凯蒂的贞洁感到焦虑的男人,康普生家还有一个——昆丁。这种焦虑在昆丁小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七岁的凯蒂在玩水的时候想脱掉裙子,昆丁不允许。凯蒂非常有反叛精神地脱掉了裙子,然后昆丁给了她一耳光。女性的失语,往往不是由于不敢说,而是受到社会禁忌和限制的束缚,或者受到习俗和实践的更为隐蔽的暴虐和阻遏。昆丁打凯蒂,其实是对自己话语权力的强调,他的行为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信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就会挨打”。凯蒂在挨打后没有说任何话,在此过程中凯蒂被剥夺的不仅是“玩水的时候能不能脱裙子”的权力,还有她的话语权。

除了家庭里男性的规训、打压,更出乎意料的是,康普生太太竟然也对凯蒂实施过类似男性发出的压迫。康普生太太和凯蒂同为南方淑女,但是在凯蒂失贞后,康普生太太不但没有设法帮助被诱骗的女儿恢复心灵的创伤(冯溢552),还要与她划清界限,把她视作耻辱。“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竟然让我生下这样的孩子。”(福克纳212)。后来凯蒂被丈夫抛弃,她为了康普生家不受辱,残酷地把凯蒂逼出家门,自私地不让她见到自己的女儿小昆丁,还不让任何家人提起凯蒂。

康普生太太从小受到的就是经典的淑女教育。旧南方父权制奴隶社会孕育了这种淑女文化。它强调女性为男性的附属品,反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唯一的活动领域是家庭,南方女性应是“虔诚的、顺从的、柔美

的”(McMillen190)。更重要的是,南方淑女一定要纯洁,南方淑女的贞操像宗教的信条一样不可侵犯。康普生太太沿着这条路走了太远,最终屈服于这种父权的压迫,并且渐渐成了父权制的帮凶,打压同为女性的凯蒂。有评论家将康普生太太评价为“父性的母亲”,这其实不无道理。

女性的失语也有可能是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长期的压迫和奴化教育,男性价值体系已经内化成为多数女性自身的观念。她们接受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命运,已养成了在男性面前怀着谦卑心态的习惯。因此,即使有过什么“丰功伟绩”,女性也会闭口不谈。更别提说出自己的委屈、为自己发声了。

凯蒂的失语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形成了。班吉经常描述凯蒂“像树一样香”,某次凯蒂擦了香水,班吉察觉凯蒂身上的香气消失了然后大哭。凯蒂为了安慰班吉,带着班吉去把香水送给了女佣迪尔西,然后凯蒂竟然说“我不爱用香水”(62)。可是凯蒂明明很喜欢香水这些玩意。在凯蒂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她早早让渡发出自己真正声音的权力。

对于长大后的凯蒂来说,话语逐渐被证明是无用的。她多次发声,但是不能为自己争取到任何权力。例如,凯蒂深知弟弟杰生爱钱的本性,出价一百美元以求看女儿一眼。为了钱,杰生答应只给她看一眼。他坐在出租马车上,把小昆丁举在马车窗前。“当凯蒂扑过去想摸摸女儿时,杰生命令车夫用鞭子抽马,于是马车像一辆救火车似的从她身边冲了过去”。万般无奈,凯蒂出价一千元想要回女儿,杰生讥讽她赚钱的方式:“就是用弄出小昆丁来的那种办法。”(355)凯蒂哑口无言,她完全被杰生打倒了。杰生的话语是锋利的刀子,轻而易举就能刺穿凯蒂的心。而凯蒂的话语如同羽毛般,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力量,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凯蒂也没能要回小昆丁。这一处尖酸的描写向读者解释了凯蒂为什么会接受自己失语——持续的失望让她丧失了反复发声的勇气了。

## 2 众声喧哗中的失语——无声亦是最大声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语言的差异决定着世界观的差异。(Sapir45)受萨丕尔影响,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之间,语言决定论有很重要的地位。语言决定论指语言决定人的认知、因而也决定现实。对于女性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另一性别主导的。因为现

有语言是男性语言，男性拥有更多话语权，所以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其实是男性眼中的世界。

现在的世界是以男性语言为主导的，女性话语权处于较低的地位。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群体，无论是主动失语还是被动失语，最终都指向女性权力在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霸权与父权体制的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女性越是失语，其权力就越被弱化；女性权力越被弱化，女性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就越被动，话语权力就越难以得到伸张……要打破这个僵局，需要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通过激烈的反抗或是解构现有语言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声量。

在《喧哗与骚动》中，母亲是南方淑女悲剧的第一代，凯蒂则是第二代，但凯蒂的用行动打破了这种僵局。凯蒂漂亮、热情，富有同情心，对弱者充满理解、关怀和无私的爱，可以说，她是人性的美好体现。但是，她具备不能包容于南方男性社会的特征：她追求知识，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反抗精神。她从小就争强好胜，做游戏要当国王、做将军；祖母去世的那一天，唯有她勇敢地爬上大树，窥探屋内的秘密。她坚持“男孩子干什么，我也要干”；对于康普生夫人的告诫，她一概置若罔闻……随着年龄的增长，凯蒂与社会习俗、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她反叛南方淑女道德观中的贞节，与男人幽会，婚前怀孕，离家出走……

凯蒂的声音虽然被剥夺，但是她的身体依然属于自己。因此，尽管凯蒂在整个叙事中保持沉默，但是她的叛逆行为和悲剧般的结局如鲜血般染红了她的女性觉醒之战的旗帜。她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杀出来，走过了头、成了一个放荡的女子。然而，她的叛逆、她的悲剧结局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在堕落和破碎的同时，凯蒂在自我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了其作为女性的自我重塑。

### 3 结论

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在叙事方面的缺席象征着女性的失语。在父权社会里，女性的书写被刻意遗漏，女性的行动自由及言语自由被频繁打压，女性逐步失去自己的声音。这种失语或许是主动的，或许是被动的，

但其主要原因都是源于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霸权与父权体制对于女性话语权的打压。

在父权社会的规训下，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被逐渐驯化，被剥夺话语权，进而被整个社会弱化、淡忘。凯蒂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其失语有诸多含义。从语言决定论角度看，她的失语是女性权力受到压迫的表现。在笔者看来，凯蒂的失语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语言的异化，也就是说，在男性抢占话语权时，凯蒂通过沉默来进行反抗。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众声喧哗时，失语就变成了一种反抗。凯蒂以其失语为鼓，以其叛逆的行动为锤，在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发出了福克纳作品中第一次女性之声。

### 参考文献

- [1]McMillen,Sally G.A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South,edited by John B.Boles,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2.
- [2]Sapir,Edward.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68.
- [3]冯溢,姚进:《从〈喧哗与骚动〉看福克纳笔下的南方淑女形象》,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第550-555页。
- [4]胡全生:《女权主义批评与“失语症”》,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48-54页。
- [5]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 [6]吴彬:《女性的疯狂与失语——对生命与情感的忠诚致敬》,载《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5期,第24-25页。
- [7]徐颖果:《族裔与性属研究最新术语词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刘雪媛(2001),女,汉族,黑龙江省北安市,硕士研究生在读,东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